

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

Selections of Classics on Library Science

刘嘉 等编译 丘东江 校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 / 刘嘉 等编译 .

北京 : 华艺出版社 , 2002.1

ISBN 7-80142-371-2

. 国 刘 图书馆学 - 译文 - 文集 . G25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63944号

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

华艺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10层

邮编 : 100083 电话 : 82885151转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850 × 1168毫米 1/32 15.2印张 130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 22.80元

ISBN 7-80142-371-2/Z · 189

《21世纪图书馆学丛书》

丛书题名

任继愈 国家图书馆馆长

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远良 上海图书馆馆长、研究员

马费成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子博 南京图书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

卢克斯 (Claudia Lux) 博士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德国中
央暨州立图书馆馆长

孙承鉴 国家图书馆原副馆长、研究员

孙蓓欣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吴建中博士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副馆长、研
究馆员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华伟 (Hwa-Wei Lee) 博士 美国俄亥俄大学荣誉馆长、教授、
OCLC杰出访问学者

李炳穆 (Byung Mock Rhee) 博士 韩国延世大学文献情报学科教授

孟广均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晓林博士 四川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教授

倪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倪晓健 首都图书馆馆长、教授

徐引箴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曾程双修 (sally C.Tseng) 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图书馆期刊编目
主任、美国图书馆协会英美编目及元数据会议主任、全美华
人图书馆员协会执行理事长

程焕文 中山大学网络教育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教授

詹德优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寅生 甘肃省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总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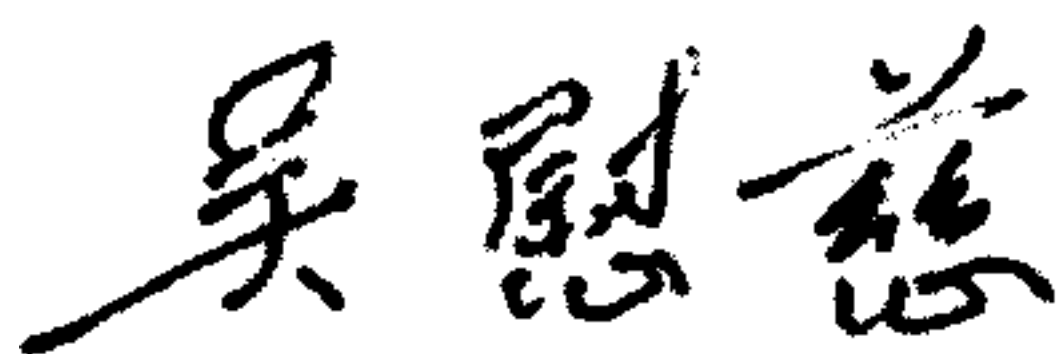
21世纪是全球信息化的世纪，是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世纪，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世纪。它将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丘东江同志主编的《21世纪图书馆学丛书》旨在顺应时代潮流，把握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发展的脉络，强调精品意识和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格，全力推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新研究著述。

《21世纪图书馆学丛书》由国内外图书馆学专家学者合力而成，并特邀著名人士担任顾问；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为该丛书题写书名；国际图联执委、OCLC总裁分别为部分著作题词、作序；国际图联秘书长和UBCIM计划主席和国外著名专家授予翻译权。

《21世纪图书馆学丛书》以探讨图书馆学情报学最新理论与实践为主要内容，其中包括：《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图联（IFLA）与中国图书馆事业》（上、下）、《元数据导论》、《未来网络的基磐技术——XML的理论与应用》、《Z39.50的原理、应用与技术》、《OCLC：全球在线计算机图书馆中心》、《虚拟图书馆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上、下）、和《国外图书馆学重要著作选译》。

我希望这套丛书的问世，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高图书馆学研究水平有所裨益。



2001年7月30日

阅读经典（兼序）

阅读经典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启蒙，也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熏陶。阅读经典所得到的启迪，将导引着对影响人们生活的最基本观念的思考，诸如生命意识，真理与科学，善与恶，社会变革与道德等，也引导人们从不同历史与现代的文化语境的比照中，或从现代文化精神的结构中进行文化反思。阅读经典，可以激活人文的精神的解放和创造。

作为近代科学萌芽于十九世纪初的图书馆学，迄今为止，也有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二十世纪无疑是图书馆学从初创阶段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这段时期里，绝对不乏带给后人颇多启迪、甚至影响以后学科发展方向的经典之作。为了使今人能够集中地欣赏到那些华彩篇章，本书在此向各位读者选择性地译介一些二十世纪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雄据重要地位的图书馆学重要著作片段。或许不能都称得上经典的惊世之作，但在二十世纪图书馆学发展的里程中，它们无不曾经闪烁过耀眼的光芒，甚至发挥过照亮前程的火炬的作用；而其中，也的确尽可能地收罗图书馆学大师的不朽之作，全面搜集各学派的代表作和重要著作。管理学派的著作有由C·哈里森（Colin Thomas Harrison）和R·比哈姆（Rosemary Beenham）共同完成的《图书馆事业基础》（The Basics of Librarianship）、M·高斯瓦米尼（Moham Goswani）的《图书馆管理之管理》（Management of Library Administration），社会学派的著作包括代表作J·H·谢拉（Jesse Hauk Shera）的著作《图

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The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y Science)以及同样由谢拉完成、既是社会学派又是交流学派代表作的《图书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新技术学派的著作包括由F·W·兰卡斯特(Frederick Wilfrid Lancaster)编著的《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Libraries and Librarians in an Age of Electronics)、W·克劳福德(Walt Crawford)和M·戈曼(Michael Gorman)合著的《未来的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The Future Library: Dreams, Madness & Reality)、J·W·艾立生(John W Ellison)和P·A·克蒂(Patricia Ann Coty)合著的《非书媒质:收藏管理与用户服务》(Non book Media Collection Management and User Service)、K·E·道林(Kenneth EDowlin)的《电子图书馆》(The Electronic Library)、M·E·莱斯克的《数字图书馆的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Digital Libraries),信息管理学派的著作有由B科宁(Blaise Cornin)和E·达文波特(Elisabeth Davenport)合著的《信息管理原理》(Element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此外,还包括独具特色的三部印度图书馆学家的著作:S·R·阮岗纳赞(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的《图书馆学五定律》(The Five Law of Library Science)、P·S·L·夏玛(Pandey S.K.Sharma)的《图书馆员的知识基础》(Librarian's Knowledge of Knowledge)和M·考什(M.Kaushal)的《信息与图书馆科学的发展动力》(Dynamics of Information and Library Science),以及其它重要著作如兰卡斯特的《标引文摘的理论与实践》(Indexing and Abstract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A·G·泰勒(Arlene G.Taylor)的《信息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D·瑟格(Dagobert Soergel)的《信息的组织——数据库及检索系统原理》(Organizing information:principles of data base and retrieval systems)。

通过阅读这些经典作品或重要著作，读者能够对图书馆学在二十世纪发展的脉络有个基本的印象，而更重要的是，力求使读者于接受图书馆学文化传统熏陶的同时，激发他们对这个学科的反思，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

沧海拾珠，难免有所疏漏。还请各位专家和同道多多指正。

编译者

2001年冬于北大畅春园

目 录

阅读经典（兼序）	1
图书馆事业基础.....	1
图书馆管理之管理.....	12
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	24
图书馆学导论.....	40
电子时代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	53
未来的图书馆：梦想、疯狂与现实.....	73
非书媒质：收藏管理与用户服务.....	85
电子图书馆.....	96
数字图书馆的组织.....	105
信息管理原理.....	116
图书馆学五定律.....	127
图书馆员的知识基础.....	145
信息与图书馆科学的发展动力.....	158
标引文摘的理论与实践.....	177
信息组织.....	186
信息的组织——数据库及检索系统原理.....	203

图书馆事业基础

The Basics of Librarianship

科林·托马斯·哈里森 罗斯玛丽·比哈姆合著

《图书馆事业基础》一书是由英国大学教师比哈姆和哈里森合作撰写的。

由于作者均为大学教师，故而该书的写作目的主要是为教学服务。全书分为12章：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功能，组织、管理和员工培训，图书馆资料的获取，分类，编目和标引，图书馆日常工作，图书馆资料的排架和贮存，信息来源，图书馆读者服务，图书馆的合作，图书馆出版物的宗旨、利用、生产以及版权和公共外借，图书馆／资源的主要技术装备。

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作者的图书馆学思想，突出英国图书馆的现状和具体事例，并增加了与现代技术有关的内容。

作为管理学派的代表，作者抓住了管理这个关键环节，以其统率图书馆学，使管理知识与图书馆学融为一体，特色鲜明，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其局限性则在于理论层次不够，不足以在多个层面指导图书馆实践，尤其不利于图书馆的创新和拓展。

本篇选译了该书的第一、四、五和第九章。

第一章 不同类型图书馆的功能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本章的题目中“类型”和“功能”是什么含义。简单地说，功能指的是图书馆实际上为用户做了什么，而类型指的是按功能的相似程度来划分图书馆的种类。在这本书里，我们仍然按照这种分类方法来划分类型，即，公共图书馆，学术研究性图书馆，产业/商业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

有些图书馆乍看起来好像很难归入所列出的这四种类型中：比如说，作为公共图书馆分馆的一个社区图书馆，同时也是一个学校的图书馆。很明显，它可以被划入公共图书馆，也可以被归为学术研究性图书馆。事实上，它两项功能都具备，都在为不同的用户群直接提供相应的服务。我们可以列出它为普通大众以及教师和学生提供的功能——显然，它们是不同的。

在几乎所有图书馆服务中，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信息产品和文化产品的提供。针对不同服务的目标和目的，二者比例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举个例子，公共图书馆两种产品的服务比例大概是40 60，而一个产业图书馆基本上都是信息产品的服务。

决定这种比例的变化因素直接与处于第一位服务的存在原因相关。一般来说，这些原因体现在政策的陈述中，或者体现在引导服务日复一日的向前发展的一系列目的和目标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产业图书馆比公共图书馆有着更明晰的定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反映了图书馆操作的环境是处在产业经济全球化之中，其中，信息是作为全部产品价格的部分而存在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图书馆的类型如何，它有着一个

可以管理工作进行和发展情况的控制主体，这与传统服务目标的标准不同。在任何环境下，图书馆都不是判断该事物是否被用户接受的唯一仲裁人。我们对自身、员工及服务的总体表现有着更高要求的回复。

通常，这种控制是由代表为服务提供资金者的委员会来规定的。尽管图书馆员通常也是这个委员会的一份子，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决定商议的结果。他们的力量仅限于新目标的相关行为（计划的或已执行的），代表着揭示它们如何相关的一种合理情况。在许多图书馆中，行动的成本有效性，是委员会成员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比如说使用计算机服务。

在我们服务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处于重要地位的Purpose和Goal究竟是什么？它们随地点的转移和图书馆类型的转变而显著变化着。在图书馆工作的每个人都应该寻求和理解他们所在的特定图书馆的准确Purpose和Goal——通常是由馆长来制定。然而，依然存在一些被普遍认同的声明，它们作为介绍性评论存在于图书馆主要类型的Purpose和Goal中：公共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学术研究性图书馆、产业图书馆、商业图书馆等等。

第四章 分类

回溯历史

固定排架法

在书目（书本）式分类表（比如杜威分类法）出现之前，图书馆不得不用一些其它方法来排架。一些非常早的图书馆曾尝试用一种自然的形式来分类，但不具有系统性。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开发了一种名为“固定排架法”的系统，即每一本书在上架时，要在指定书架留出一个特定位置，并给出位置号。这个位置号与书架的位置相关，而与书的主题无关。这与流水号的排列很类似，但离分类较远。

闭架借阅

与固定排架法相结合而产生的名为“闭架借阅”的系统，是指读者可以到图书馆前台但不能进入书库。人们可以要求自己想要的书，图书馆工作人员会为他们去找。

很明显，闭架借阅系统有缺点。为了很好地理解它，我们可以用商业中的例子来作类比。假设你在一个乡村的杂货店购物。你站在柜台的后面，拿着你的购物单，一条一条地，告诉售货员你要什么。他从架子上取出商品交给你，你把商品放入你的篮子中，然后付款。然而，你决定下次去超市购物。你推着手推车，在满载商品的架子间走来走去，选择你要的东西。你也许还拿着你的购物单作为备忘录，但当你推着车突然发现一个包装很吸引人的新商品，你会对自己说，“我要这个”，然后把它投入手推车

内。你又看见一个商品，开始考虑要不要把它买回家放入小橱内，你对自己说，“我买一听，就当尝试一下，”这样，也把它投入手推车中。当你到达收款台时，你满载而归，而且买了比你的购物单上多出许多的东西。

这种情况在图书馆里也是一样的。在旧的闭架系统中，只有有限数目的书被借阅过，许多好书“躺”在架子上，落满了灰尘。这是资源和公共财产的巨大浪费啊！当开架借阅被引入，人们被允许浏览并选择他们想要的书，他们会借到比他们的书单上所列出的特定书目更多的书籍。他们像蜜蜂一样奔波于他们所喜欢的书架周围，他们的眼睛会被其它的书名和作者所吸引。读者因此而受益，因为他们拓宽了视野，扩大了阅读范围。图书馆也会因此而受益，因为各项统计都有所上升。然而，当开架系统被引入时，固定排架法将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书籍必须被放置在便于读者查找的地方。如果有人对园艺方面的书感兴趣，他希望所有关于这方面的书都放置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分散在图书馆各处，这是分类之所以重要之所在。

第五章 编目和索引

联合编目系统

联合编目系统分为本地、地区、国家、国际不同的层次水平。

本地组织

在本地层次水平上，一个市级图书馆或县级图书馆的馆长可能会为他们所控制的小型图书馆做一切编目工作。这一系统通常被称作集中编目。各种编目的款目复印件被做出并分发到小型图书馆中，配合它们自身的馆藏并归档于各自的编目系统中。或者，中心图书馆做出并分发由计算机打印或缩微目录的一些复件，包含所有参加馆的馆藏，并注明馆藏位置以显示哪一图书馆拥有它。中心馆应保留一个主要的联合目录，可以显示所有馆藏的位置，并且要经常更新。“联合目录”是指多于一个图书馆馆藏的目录。县级图书馆的联合目录可以包括大学或该县其他图书馆的目录，以及它的分馆的目录。

地区组织

地区图书馆机构的联合目录，包括了这一地区的图书馆的馆藏。它们依靠单个图书馆的合作来告知馆藏的增加与剔除情况。伦敦和东南地区图书馆机构制作了以BNB（英国国家书目）号及ISBN（国际标准书号）号来排列的缩微目录。每一个书号都列出一串可以识别它的复本位于哪一地区的特定图书馆的号码。图书馆可以购买它们自己所有复本的激光缩微目录，使得它们能够快速、直接地存取信息。

国家组织

在国家层次水平上，英国图书馆书目服务处作了《英国国家书目》。这是一种在英国出版的、以书本式分类目录形式出现的新书书目，它先出版周刊，再出版月刊，还有一段时间的累积本及全年两卷合订本的累积本。它不是被用于某一特定图书馆的馆藏的介绍。不过，当图书馆要创建自己的书目时，图书馆员可以用它来作为编目工具。

在这25年里，购买一个核心机构预备的书目款目已成为可能。到了1969年，个人或机构可以从BNB处购买预印本款目的活页式目录；到了1978年，BNB开始出售目录卡片。被加入馆藏的新书的BNB号可以参考《书目》的复本来描述，这些书号可以被用作订购相关书目款目的依据。自从1978年以来，伯明翰图书馆机械化协作计划（BLCMP）提供了包括出售目录卡片及机读目录的国家与国家书目服务。

在1966年，英国国家书目的工作人员引进了机读目录（MARC），系统也就相应地升级了。MARC是机读目录（machine-readable cataloguing）的首字母缩略字。参加馆从它们可以用自己的计算机设备制作卡片或缩微目录的地方获得有书目信息的磁带，如果允许的话，它们还能够联机检索机读目录。

其它国家也有国家性的联合编目系统，比如，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威尔逊公司共同为美国的图书馆提供目录服务。

国际组织

在这一领域中，一个值得提出的重大发展例子就是《英语书目》。也许称它为书目比目录更确切，但不可否认地，它为编目人员提供了美国与英国出版的英语新书的非常有用的信息。这本书

目由BNB的机读目录磁带和国会图书馆的检索系统联合编制。《英语书目》的版式是超缩微平片，一种可缩小 / 放大150倍、在一张4 × 6英寸的胶片上容纳3000张A4型约的缩微平片，现在这种版式即为标准缩微平片。

另外，还有一些专业领域的信息检索机构，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Medlars）就是一个例子。它是由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开发的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英国图书馆借阅处就是Medlars在英国的中心。

在联合与集中编目系统领域中，首字母缩略字随处可见。关于BLAISE、LOCAS、SWALCAP、SCOLCAP等方面的资料有很多，至于它们标题（每一个字终所代表的词汇的全称）的确切含义却没有详尽说明。